

难忘岁月珍藏文本

泥一腿 水一腿

民办教师李达言的燃情生活

解永敏 著



Li da yan de Ran qing sheng 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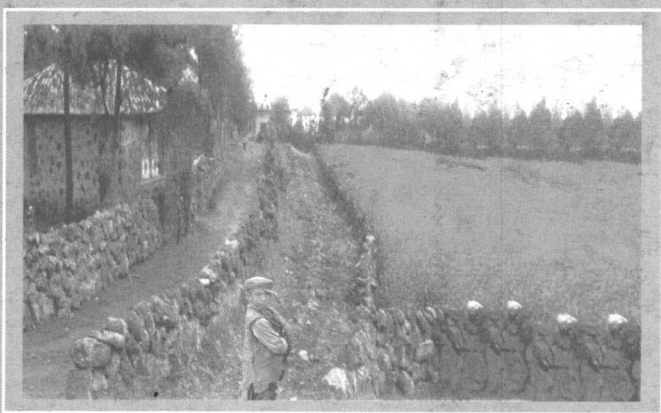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难\忘\岁\月\珍\藏\文\本

泥一腿 水一腿

民办教师李达言的燃情生活

解永敏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一腿 水一腿:民办教师李达言的燃情生活/解永敏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 10

ISBN 7 - 80005 - 869 - 7

I. 泥… II. 解… III. 纪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308 号

泥一腿 水一腿

编 著:解永敏

责任编辑:刘汉太

封面设计:刘汉太

责任印制: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电 话:(010)68994118

传 真:(010)68995974

网 址:www.newworld - press. com

www.nwp. com. cn

电子邮件:public@nwp. com. cn

印 刷: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 × 1230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1

印 数:1 - 6000 册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005 - 869 - 7/G · 387

定 价: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育红小学	1
第二章	“预备民办”	19
第三章	尴尬的送行仪式	35
第四章	透明的红萝卜	51
第五章	苦涩的酒	61
第六章	午夜的痛	79
第七章	一个字,杀了我的爱情	97
第八章	责任田长满烦忧草	121
第九章	为了一个转正名额	145
第十章	当上了陂窑小学校长	165
第十一章	“补课生”情结	201
第十二章	老师,我爱你	227
第十三章	一帮啃饼子的人	239
第十四章	站在地上的依旧是自己	273
第十五章	不顺的事后脚跟前脚	289
第十六章	想不到台湾的爷爷圆了梦	321
第十七章	烛光,是飘摇的吗	339

第一章

育红小学



民办教师李达言在给學生上語文課的時候突然放開喉嚨狂笑起來。

李達言的笑像是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住了，他笑的样子讓人感覺很奇特，瘦瘦的起滿粉刺疙瘩被一種黃昏似的顏色籠罩着的臉看上去很燦爛，可燦爛之中整個臉的輪廓已經扭曲變形，給人的感覺既難受又心酸。望着他的樣子，有學生驚悸地說：

“快看，李老師瘋了？”

“是的，他瘋了哩。”

……

在許多老師和學生眼里，李達言是個十分厚道老實的人。大家背後議論起他，總是伸出大拇指贊嘆地說：“李老師這人，老黃牛一個！”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次語文課上“老黃牛”那突然間釋放出來的狂放到極點的笑聲，差一點就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那天上午，上第二節課的鐘聲打響時，李達言還迷迷糊糊地趴在辦公桌上睡覺。鐘聲響過，宋春迎老師抬頭看了看他，見依然沒有動靜，生怕辦公室里其他老師聽見，便走過去用手捅了他兩下，輕輕地說：“李老師，你不是還有語文課嗎？”

“哦，對，對……”

李達言抬起頭，用一隻手揉搓着兩只迷迷糊糊的眼睛，不好意思地望着宋春迎老師苦澀地笑了笑，拿起教案和課本忙忙地往教室裡走去。

頭天晚上，李達言沒睡在家里，而是睡在了生產隊的打麥場上。生產隊的打麥場上充滿故事，充滿故事的打麥場讓李達言感





觉得很疲倦。按照惯例，割麦了，学校应该放三个星期的麦收假，谁知道上面一纸通知，只放了两个星期的假，结果麦子收到一半就开学了。头天晚上放学回家，李达言见父亲还没回来，就问母亲：“俺爹还没回来？我去场院上看看。”

父亲还不到五十岁，身体却不行了，在生产队干农活有些跟不上趟，队长是村院中海坤哥，照顾他和另一个人在牛棚里喂牲口。争秋夺麦的季节里人手不够用，也就常抽他到打麦场上干些轻活。打麦场上的活虽然轻，可却没时辰，常常干到月亮贼一样升起来，又贼一样瞪着眼睛望大地才能回家吃饭。吃了饭，又要回打麦场上去守夜，守不好那一场的麦粒子半夜被人偷去，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

李达言到打麦场上把父亲替回了家。他这人爱凑热闹，见场院上有一说话就引人笑的永典哥，便对父亲说自己刚刚在家吃过一块饼子，晚上就直接在场院上替父亲守夜了。守夜时，爱拉呱儿的永典哥拉起早年村子里的事，说闹日本鬼子那会儿村东头锁柱妈年轻漂亮，可人犟，性子急，认准了的事情八头牛也拉不回。一次日本鬼子进村，年轻妇女们听见动静早早都藏了，她却不藏，硬说日本鬼子也有妈也有姐也有妹，不信好好的他就会糟蹋人。结果她正在井上洗衣服，被两个日本鬼子逮住弄到牲口棚里糟蹋了。之后，她不说，人们也不怎么明了详情，可她却像换了一个人，一改好说好动的性子，少言寡语起来，平日也从不愿与人搭腔。人们猜她挨了日本人的弄，心头作下了病。后来，她又和几个爱热闹的娘们儿一同在井上洗衣服。农村娘们儿凑在一堆儿爱胡诌，舀起闲话来啥都说。一个说：“听说日本男人那东西和中国男人不一样哩，通权儿。”一个说：“讲鬼话哩，日本鬼子不是娘养的？是娘养的男人就都一样。”两个娘们儿说着也就犟起来，一个说不一样，要是一样咋会叫日本鬼子，不叫中国鬼



子哩？一个说就是一样，那“男”字上面是田，下面是力，什么地方的男人也是在女人的田地里出力气。结果犟得脸红脖子粗，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旁洗着衣服默不作声的锁柱妈听着她们犟急了，站起来啪一跺脚说：“你们犟个球！天下的男人都是一个鸡巴样！”两个娘们儿知道她有过那事，不好说啥，相互望望，脸上露出异样的笑。后来这事被传开，渐渐也就成了笑话。

给学生上语文课的时候，有一个生字叫“日”，那“日”虽非“日”，李达言却没有一点意识准备地就想起了永典哥拉的那呱儿，一来是日本人搞的那事，日本人里面本来就有个“日”字，二来那锁柱妈是被日本人日了，便就止不住的笑。越笑越难忍，以至于那笑竟十分狂放起来。被搞得懵懵的学生望着他们心目中的“老黄牛”老师没头没脑地笑，有些不知所措。后来就有学生说：“李达言老师怕是疯了吧？”

也就在李达言狂放地笑着、学生们议论着他疯了的时候，公社管教育的总校长来育红小学检查指导工作。校长刘小姣引着总校长走到李达言任课的五年级（2）班教室门口，听到了李达言那狂放的笑声，望见了李达言那狂放的笑模样，总校长生气了，一跺脚进到教室，冲李达言吼道：“球！你这是为人师表的样子？停课检查！什么时候检查好了，什么时候再上课！”

李达言被停课检查了。

2

李达言当上民办教师，纯粹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育红小学是由周围八个村子联合办起来的。当时，八个村子一个比一个穷，人们把每年的收成全部打扫上，每人每年口粮也不足 360 斤。望着“360”这个掺了许多水分的数字，人们的感



觉像是烧了高香。一九七四年九月，公社为安排三秋生产召开全体干部大会，麦家村的党支部书记李庆堂和周围七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凑到一堆讨论问题。头脑总算有些文化的李庆堂对大家说：“你们知道咱们这八个村为什么穷吗？”大家就问为什么，李庆堂说：“穷在有文化的人少，干不了大事情。干不了大事情，当然你就得受穷，而且要一穷到底。”大家又问这咋办？李庆堂攥起两个拳头在空中晃了晃，样子很像电影《青松岭》上的主人公张万山，说：“办学校！让能上学的孩子们都念书，将来咱这八个村子全都是有文化的人，想干什么大事就干什么大事，那还不富？”

那七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有五个不识字，是典型的大老粗，可老粗们对文化却很向往。李庆堂这么一说，他们都叫好，说现在只有公社驻地陂窑村那两处学校离咱们近一点，可孩子们读书仍要跑十来里路，许多人家因为寒碜，让孩子跑老远去读书光吃食就解决不了，如果在家门口办所学校，离家近，家里吃啥孩子吃啥，读书的孩子自然就多了。于是，八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一同去找公社党委书记。

事情没多久就定下来了，八个村分别集资 300 元，在原来老玉皇庙的旧址上盖起了土坯房的学校，取了个好听的名儿：育红小学。只是，公社管教育的总校长把话给八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说在了前头，只能给他们一个公办教师，其他教师只能在八个村子里招“民办”。当时的民办教师待遇极低，上面每月拨给八块钱，四块归自己，四块交村里，村里再按整劳动力每人每天记十个八个工分。事实上，除了被人叫一个“先生”，民办教师和农民没多少差别。

招民办教师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八个村子里的初、高中毕业生总共不过十几个，挑来挑去符合民办教师条件的

只有三个，一个是宋家沟的宋子青，一个是四里铺的季二海，一个是魏合庄的徐小六。三个中徐小六年龄最大，已四十五岁，加上公社派来的公办教师刘小姣做校长，师资力量仍是差。可那时候喊的是“有船过河，没船‘扎着猛子’也得过河”，矧子里面选将军，一个历史上没有过学校的地方，突然建起学校还有了一个公办三个民办教师，也算不错了。

选民办教师时，李庆堂想到了正在公社中学读高二的李达言。李达言和李庆堂都是麦家村的人，按辈份李达言要喊李庆堂叔。是个礼拜六的晚上，李达言刚刚从学校回到家，李庆堂就进了门。

“言子，支部研究让你回来干民办教师哩，咋样？”李庆堂开门见山。

“我还差半年高中毕业，行吗？”李达言说。

“咋不行，我和那七个村的支部书记已经说好，咱村也出一个‘民办’，你这算是帮我的忙哩。”李庆堂说。

“要是毕业时学校能给毕业证，我就干。”李达言高中没毕业，心里挂着高中毕业证。

“这事好办，我去找公社书记，让他给学校说说，学生毕业时一块给你补发毕业证就是了。”李庆堂说。

这样，高中没毕业的李达言就成了育红小学的民办教师。

那一年，李达言 18 岁。

3

刚开始，育红学校只有一、二、三年级三个班 60 多名学生，半年后公社管教育的总校长来考过一次试，见学生成绩挺好，学校办得也还像那么回事，便又给调来一个女公办教师宋春迎，让



再多招一些学生，增加一个四年级和两个五年级。结果学生家长不买帐，任村干部磨破嘴皮子也不让孩子上，许多学龄儿童依然在广阔的田野上和土坷垃打交道。学校里除了校长刘小姣和宋春迎两个公办教师，李达言、宋子青、季二海、徐小六四个民办教师全都下到各村各户进行动员，好好歹歹又动员几十个孩子入学，在校生达到了120多名，才使育红小学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学。李达言读书时最喜欢的功课是语文，还多少懂些简谱，当上民办教师后担任了语文课，学校里老师少房子紧，一、二年级是复式班，三、四年级是复式班，他除担任五年级（2）班的班主任和四、五年级的语文课外，还要兼全校的音乐课。那天，总校长见李达言给学生上课时狂笑不止，便断定他不是个好老师，立马让他停课检查。育红小学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校长刘小姣，见总校长发了火，知道事情难办了。

“总校长，这李老师可是育红小学学问最高的，他高中还差半年就毕业，还会写诗讲作文和唱歌，其他老师顶多是个初中生，让他停课检查……”刘小姣怯怯地对总校长说。

“球毛！学问再高也得知道为人师表！”总校长说罢，一跺脚骑上那辆崭新的“永久”走了。

在全公社教育系统总校长是皇帝，从来说一不二，谁敢违抗他定下的事就没有好果子吃。总校长一说话，刘小姣浑身打哆嗦。总校长一跺脚，刘小姣感觉就像要抽风。

“总校长，总校长……”总校长骑着“永久”走出好远，刘小姣还望着他的背影喊。

总校长一走，刘小姣就真得抽起了风。她浑身打着哆嗦，然后叹一口气，也像总校长一样跺跺脚，跑回宿舍呜呜地哭起来。

之后，李达言被停了课，并在全校六名老师面前做了深刻检查。

停课时，刘小姣把她那张白俊的脸子拉下来，亲自给李达言谈了一次话。之前，刘小姣很认真地将一本有关批林批孔评《水浒》的书拿给李达言，让他好好学学，说等他思想觉悟提高到一定程度再和他好好谈。李达言性格活泼好动，人也老实厚道，知道自己一笑惹下祸端，且这祸端很可能连累到刘小姣，便很听话地认认真真学了三天三夜有关批林批孔评《水浒》的书，感觉思想觉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时，他主动找到刘小姣说要和校长谈谈。

刘小姣是公办教师，吃的是公家饭，每月拿的是“大票子”（那时人们管十元一张的钱叫大票子），穿戴也特别像回事。那时乡村还很少有女人穿裙子，刘小姣却弄了一件很漂亮的碎花连衣裙套在身上，丰满的线条清晰凸现，惹得农村小伙子一脸馋相地望着她，惹得农村孩子在她没察觉的时候偷偷趴在地上望她裙子里是否穿了小裤头儿。刘小姣心底善良，性格有些大大咧咧。见李达言主动找她，她就望着李达言，好一会儿都不说话。她越不说话，李达言心里就越发毛。

“校长，你说……这事……”李达言个子本来不高，那一刻像是要钻进地里去。

“好啊你个李达言，好好的课你不上，偏要在总校长来检查时狂笑不止，你喝下多少笑婆婆尿啊？”刘小姣脸上表情有了些许变化。

李达言抓住刘小姣脸上的些许变化，往前凑了凑，也让自己脸上表情有了些变化，声音轻柔地说：“校长，我得求你哩，当了一年多民办教师，还真就喜欢上了这活儿哩，你给总校长说说，可别把我给打钩了！”

刘小姣其实挺喜欢李达言，他做事认真，写教案、分析课文头头是道，还常主动到学生家搞家访，是育红小学不可多得的好





老师。听他这样说，刘小姣装模作样地把他上下打量一番，见他穿着不合体的蓝上衣，一件洗白了的黄军裤，屁股上挺大挺圆的白补丁特别扎眼，便觉样子有些滑稽和感伤，心里也就酸酸的。酸过，她声音有了一点柔，说：“总校长那里我当然会去说情，只是你给人家留下这样印象，今后什么事情都难办哩。”

李达言把脸笑成一朵花，说：“校长，这几天我把批林批孔评《水浒》的书从头到尾学了好几遍，思想觉悟大提高，真是想从灵魂深处闹革命，你得和总校长好好说说，千万别把不好的印象留在他的脑子里。”

刘小姣听他一说没了气，拍拍他的肩头说：“星期六公社教育组开例会，好话我会去说的，管不管用不知道。不过这课你还得停，校长那里点了头才能再任课。”

李达言一听有些急，说：“班里的学生会放羊的……”

刘小姣说：“先交给宋春迎老师管一管。”

李达言快快的走了。那些天心里挺难受。每天虽然早早到校转转，可不能去上课，只能在全校惟一的办公室里打扫卫生烧开水。

那天上午，正上第三节课，李达言在办公室外的小土灶上烧开水。烧了一壶又一壶，把几个暖水瓶都灌满了，还趴在地上使劲地吹着那要熄火的小土灶。宋春迎走过来，拍拍巴掌对他说：“你是不是烧水烧上瘾了，再烧了水往哪里灌？”

李达言一回头，见宋春迎手里拿着教案站在他后面，嘿嘿一笑说：“俺被降了格，也得把降格的事情做好些不是？我想多烧点倒在铁桶里，咱班的学生谁渴了谁就喝。”

“瞎说！什么降格不降格的。看你，看你……”宋春迎说着，用手点划着李达言的脸，笑得弯下了腰。

李达言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地望着宋春迎。宋春迎笑够了，

说：“快去洗洗脸，要不你可成黑‘包公’了。”

李达言知道是烧水时脸上沾满了灰，说：“怕啥？咱就是要弄一脸黑灰，炼一颗红心哩。”

正说着，就听宋子青那个班的门口传来一阵叫骂声，他们抬头望去，见那里围满了人，就忙忙地跑过去。这一节是宋子青的语文课，不知为啥他没去上，却和两个女人打在了一起。两个女人一个上了年纪，一个是年轻姑娘。上了年纪的女人一脸横肉，那模样让人一看就发怵。年轻姑娘有些胖，肥肥的腰身，宽宽的额头，厚厚的嘴唇，一双瞪得溜圆的眼睛给人的印象是有些愣。宋子青在两个女人的围攻下光招架，嘴里也不说啥，两个女人撕扯着他，嘴里还没轻没重地骂着。

胖姑娘骂：“宋子青我操你妈哩！你早也不说散，晚也不说散，刚当了几天破民办就装洋相了？”

上年纪的女人骂：“俺家的黄花闺女就白白让你相？让你看？让你抱？你个没爹操的没忍娘养的哩……”

李达言不知两个女人是干啥的，听着她们骂得怪难听，跑上前拉开没好气地说：“你们是哪的？跑到学校里发什么疯？”

胖姑娘脸上流着泪，嘴里仍在嘟嘟囔囔地骂：“他和俺订婚都好几年了，平时到俺家好吃好喝好侍候，俺都准备和他结婚哩，谁知道他当了几天破民办，就得和俺吹哩，瞎了他的狗眼！”

上年纪的妇女头发已经披散开，嘴里骂得声声不入耳：“宋子青你个私孩子，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驴样？俺闺女白白胖胖的，哪个男人见了不喜欢？还他妈的巴结你？去你妈那老骚哩！”

胖姑娘听她妈骂得有些过，伸手拽拽她妈的衣角，回头又冲宋子青吼：“你要再说和俺吹，俺就去公社告你的状，这破民办也叫你干不成！”

围观的学生听到不堪入耳的骂起哄起来。李达言和宋春迎都





年轻，上年纪的妇女骂的话也让他们脸上烧烧的，想说啥又不好说，不说啥两个女人还继续挣着要去撕扯宋子青。这时候多亏徐小六老师跑过来，大声嚷嚷，“什么事什么事瞎噪噪，耽误学生念书你们负不了责任！”总算把胖姑娘俩儿劝出学校门。宋子青阴着脸，整理了一下被撕烂的衣服和裤子，冲围观的学生们喊：“看什么？老子个人的家事有什么好看的？回教室上课去，把刚刚学过的课文给我抄十遍！”

“抄十遍啊？”一个学生惊叫道。

“就是抄十遍，抄不完中午谁也别想回家吃饭！”

“我的妈呀……”又有学生惊叫道。

下午，李达言依然忠实地履行着烧开水的职责。学校里烧水没劈柴，用的多是学生拔来晒干的草。那些草有些潮湿，点燃后一个劲儿冒烟，李达言不时伏下身子“扑扑”地用嘴吹，滚滚浓烟呛得他又咳嗽又流泪。如此折腾着，李达言烧满了大壶又烧小壶，烧满了小壶又倒进桶里凉着。正忙活得也不亦乐乎，五年级（2）班的几个学生跑过来喊：“李老师，不好了不好了，王二好到赵牛河里捞绿头龟被淹了……”

“什么？”李达言一惊，手里提着的壶啪地掉在地上。

“王二好去下河，被淹着了。”跑来的几个学生又说，一个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宋老师呢？”李达言边跑边问。

“已经到河上去了。”学生说。

赵牛河在学校后面，是一条并不算宽但水却很深的内流河。每当雨季来临，它碧水涟涟，像一个狂傲不羁的老牛，又冲又撞，有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感觉。雨季过后，它又像一头老实的绵羊又温又柔，要是到了夏天，赵牛河两岸绿柳成荫，一棵棵有些年岁的柳树都一搂多粗，垂柳在风的吹动下将河道罩起来，构成

一道荫荫的天然长廊。有时候，从上游下来的水浑浊湍急，上面常漂浮着看上去十分自在的一种被当地人称作绿头龟的东西，还有一些死猪死羊也被泱泱之水冲下来，一条并不算太宽的河流里蓄满少有的恐惧。学生们大都从小在河边生活，熟悉赵牛河就像熟悉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胆子大的男孩子常常游到里面去捞绿头龟，再拿到309国道边上的小市场换钱，一些远道而来的汽车司机偏偏爱花块把钱买那玩意儿带回去。胆子小的学生，则喜欢在河边摸些黄蜡螺丝之类的东西拿回家煮来吃。学校里怕学生出事，三番五次强调不准任何人下河，还曾逮住几个下河的学生狠狠罚站过，可都是些小孩子，即使处理也只不过在学校里或班上做做检查。小孩子天性好动胆大，仍断不了有人偷偷摸摸去下河。老师们对此很头痛，好在一直没有学生因下河出大事。听说王二好被淹，慌得李达言往河边跑时一路上跌了三跤。

跑到河边，见宋春迎正连哭带喊地指挥着几个大点的学生下河救人，河中间一上一下扑腾着的王二好就要沉下去。李达言没顾上脱衣服就飞身跃入河中，几个大点的学生刚才像是被河里的情景吓坏了，宋春迎指挥他们下水时还有些犹豫，这时也紧随李达言跳进水中。李达言从水中托出王二好，几个学生也游过去帮着拉。不一会儿，脸色惨白的王二好就被拉到河滩上。

“快……快将他抬到我肩上……”李达言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宋春迎和几个学生将死狗一样的王二好抬上李达言的肩，李达言浑身湿漉漉地扛着他在河滩上跑，边跑他还边用肩膀上下掂着。宋春迎和几个学生紧随其后，不断捶打王二好的背。半个小时后，王二好在李达言身上“哇”地一声吐出来，吐出来的水顺着李达言后背缓缓下流。李达言已累得脸色苍白，缓缓将王二好放下，然后他扑哧趴在地上，看着王二好慢慢睁开眼睛，说：“狗日的，那河是你爹哩？！”





王二好哭出了声，同学们在旁边埋怨着他，说：“王二好，你狗日的快把李老师累死了！”

“这不是到阎王爷那里走了一遭吗？”宋春迎望着瘫在地上的李达言和仍在哭的王二好说。

“我儿子怎么了？我儿子怎么了……”不知从哪听到信儿的王二好他爹从学校西边跑过来，边跑还边喊。

“王二好同学下河被淹，现在已经没事了。”宋春迎老师好言相告。

“你们咋搞的？孩子交给学校，老师得负好责哩！”王二好的爹逼视着宋春迎，眼睛里像在冒火。

李达言见王二好的爹有些不讲理，从地上站起来说：“你发什么火，你咋教的？孩子没淹死是万幸。”

“你……是孩子的老师？”王二好的爹问。

“是，我姓李，是王二好同学的班主任。”李达言说。

“你他妈的还是班主任？咋鸡巴搞的，把我儿子淹死你小子负得了责？”说着，王二好的爹气呼呼地冲到李达言面前，挥手给了他一耳光。

“你咋打人！”宋春迎老师欲上前阻挡，被王二好的爹一把搽出好远，踉跄几下子总算没跌倒。

“你……你别急好不好？”李达言见王二好的爹如此不讲理，强压心头之火，一手捂着挨了耳光的脸，一手扶住差点跌倒的宋春迎。

“别他妈的说这话，要是你儿子被淹，你急不急？”王二好的爹亮着巴掌又往李达言跟前凑，像是还要打。

“爹！你干啥，是李老师救了我！”躺在地上的王二好忽地站起来，身子摇了摇，还是站稳了。

见王二好摇着身子吼，王二好的爹扶住他，脸上的气色好了